



密室之不可告人

轩弦◎著

《怪谭》《最悬疑》《推理大师》《推理志》
《谜》《最悬疑》《推理大师》《推理志》
不可告人的密室档案
尽数搜集，十二座罪案迷宮首次完整奉献。

他是喜欢同自己下棋的怪人

孩子般地钟情于糖果

他是不喜言语的青年

看似漫不经心却智商超高

真相是他最好的朋友

他就是慕容思炫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慕容思炫推理系列第一季

密室之 不可告人

轩弦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 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轩 弦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密室之不可告人 / 轩弦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313-3868-0

I. ①密… II. ①轩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9927 号

密室之不可告人

责任编辑 杨学会 郝庆春

责任校对 金丹艳

封面绘图 白玉川

封面设计 莫默工作室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250 千字

印 张 7
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868-0

定价: 20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414-4871130

“啊——”

凄厉的尖叫声，把我从睡梦之中惊醒过来。

我定了定神，举起右手揉了揉眼睛，手还没放下来，惨叫声再次传入我的耳中。

“啊——救命啊——”

我眉头一皱，走下床，穿好衣服，走出了房间。

我所住的地方，是一间出租屋。这出租屋里有四间套房，每间套房的面积虽然不大，但却一应俱全，有独立的卧室、厨房、洗手间和露台。屋主把四间套房分别租给了不同的租客，我就是租客之一。

根据我的判断，刚才的叫声，是从我的房间隔壁的套房里传出来的。那房间里住着两个二十二三岁的女孩。

于是我走到那房间的门前，朝房间里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救命呀！”房间里一个女孩叫道。我认得，那就是刚才把我吵醒的声音。

我尝试把房门打开，却发现门从房间内上锁了。

“门上锁了，我打不开，”我大声说，“你过来开门！”

十几秒后，房门打开了。给我开门的果然是住在这房间里的两个女孩的其中一个——苏翠红。此时的她，花容失色，一脸恐惧神情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问道。

“邱婉欣她……她……”苏翠红结结巴巴地说。

她口中的“邱婉欣”，就是住在这房间里的另一个女孩。苏翠红和邱婉欣是好朋友，这个房间是她俩合租的。

“她怎么啦？”我皱了皱眉头。

“她……她……”苏翠红脸色发青，声音颤抖，实在是说不下去了。最后她索性指了指房间里头，示意我自己去看。

我走进房间，一看卧室里的情况，便整个人愣住了。

邱婉欣躺在床上，不省人事，她身下的被子和床罩，却被鲜血染红了。

难怪苏翠红会吓得大叫。即使是我这样一个大男人，如果一早醒来，忽然看到自己身边出现这样的情景，我也会胆战心惊，忍不住叫出声来。

“现在……怎么办？”苏翠红吓得没了主意，望着我，眼神之中充满无助。

我想了想：“先通知屋主吧。”

屋主就住在这出租屋旁边的房子里。

苏翠红定了定神，咽了口唾沫，说道：“好，你在这里看着，我去通知屋主。”

苏翠红走后，我望着躺在床上那不知是否已经断气的邱婉欣，望着她那颇为精致的五官，丰满的胸脯，短裙下雪白修长的大腿，心中忽然出现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两分钟后，苏翠红带着屋主回到现场。屋主一看到房间里的情形，就吓得呆了，久久没能回过神来。而这时候，我房间对面的房门打开了，一个人慢悠悠地从房间里走出来。

那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，头发不长不短、杂乱无比，双眉斜飞，两目无神，一脸木然冰冷，宛如一具僵尸。

我之前没有见过他，大概是新搬进来的租客吧。

正在屋主、苏翠红和我都因为邱婉欣受伤一事而感到惊慌失措之时，男青年却慢条斯理地走到邱婉欣的床边，伸手探了探邱婉欣的气息，接着转过头来对我们说道：“没呼吸了，挂了。报警吧。”

他的语气十分平静。

“啊？”苏翠红一声尖叫，“邱婉欣她……死了？怎么可能？”

男青年不再理会我们，蹲下身来，似乎在观察着一些什么。我探头一看，原来他在察看床边的一块砖块。

他只是在看，并没有用手去碰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屋主问我。

“还是报警吧。”我说道。

于是屋主拨打了110。十分钟后，警察到场。负责调查这宗案件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刑警。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郑天威。

众警察初步搜查房间及检查邱婉欣的尸体后，得知：邱婉欣致死的原因是头盖骨爆裂引起脑挫伤，初步估计地上的砖块就是凶器；邱婉欣的钱包不翼而飞了。

接下来，我们一行人离开邱婉欣和苏翠红的房间，回到众租客共用的大厅。郑刑警正要向首先发现尸体的苏翠红问话，却有一个人从凶案现场对面的房间里走出来。

是唐雪，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孩。她也是这出租屋的租客之一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唐雪见出租屋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警察，不禁惊呼。

郑刑警瞪了她一眼：“别打岔！”接着继续向苏翠红询问相关情况。

“昨晚我和邱婉欣跟一些男孩子到酒吧玩去了，我们都喝了很多酒，喝得醉醺醺的。大概在深夜两点多的时候，我们两个离开了酒吧，乘出租车回到这里。

“我们相互搀扶着，回到五楼，却找不到大门的钥匙，于是就在门前坐了下来。后来不知过了多久，邱婉欣好像用钥匙把大门打开了。但我由于喝了很多酒，大脑处于兴奋状态，所以没有进去，坐在门外，胡言乱语。

“又不知过了多久，邱婉欣走过来，把我扶起来，扶进屋里，扶进房间。一进房间她就说：‘我要睡觉啦，你把门锁上吧。’我说：‘好呀。’接着我摇摇晃晃地走到房门前，把房门关上，上锁。当我锁好门回过头来的时候，发现邱婉欣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像是睡着了。于是我也爬到自己的床上，躺下来呼呼大睡。”

郑刑警听到这里，眉头一竖，说道：“其间还有其他事情发生吗？哪怕是很小的细节，你也不要漏掉。”

苏翠红说：“警察大哥呀，我都说了，当时我喝醉了，哪里还能记得那么清楚？我刚才说的，也不一定全部准确，因为我当时真的醉得太厉害了。我只能说，当时大概的情况，就像我说的那样。”

郑刑警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接着往下说吧。你是怎样发现死者的尸体的？”

苏翠红舔了舔嘴唇：“今天早上，我醒来后，跟邱婉欣说了几句话，她不回答我，我觉得奇怪，望了望她，竟然看见她的整张被子都被血染红了。当时

我就吓得大叫。后来我听到门外有人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还说门从房间里上锁了，在外面打不开。于是我走到房门前，把门打开，看见魏少南站在门外。”

魏少南，就是我，一个二十八岁的已婚男人。

郑刑警点头道：“嗯，大概情况我都了解了。根据我们的推断，死者死亡的时间是今天凌晨三点到四点。也就是说，死者回来后不久，就被人杀害了。”

郑刑警说到这里，转身走向我们，问道：“今天凌晨三点到四点，你们有听到异常的声音吗？”

我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好像没有吧。我一旦睡着，就会睡得很熟，外界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知道。”

郑刑警“哦”的一声，向男青年问道：“你呢？”

男青年脑袋微微一抬，瞥了郑刑警一眼，有点不屑地说：“问这些有用吗？最重要的问题你还没解决呢。”

郑刑警脸上露出不快的表情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男青年舔了舔自己左手的大拇指，轻轻吐了口气，慢吞吞地说：“那房间，可是一个密室呀。”

“什么？”郑刑警轻呼一声，“密室？”

在场的人，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男青年淡淡地说：“根据苏翠红的口供，她和邱婉欣进房以后， she 就把房间的门上锁了。第二天，当她发现邱婉欣被人杀害的时候，门还是处于上锁的状态。你倒说说看，杀害邱婉欣的凶手，是怎样进入房间的？杀人以后，又是怎样逃离房间的？”

“的确是呀，”我有点惊讶地说，“在苏翠红把门上锁后，房间就成了一个密室，根本没人能进去，也没人能出来。”

郑刑警眉头一皱，陷入了深思。

男青年扭动了一下脖子，接着说：“当然，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：凶手有这房间的钥匙，在苏翠红和邱婉欣回来前，凶手已经通过钥匙进入房间，并在房间里躲起来。可能是躲在衣柜里，也可能是躲在露台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在苏翠红和邱婉欣回来后，在苏翠红把门上锁后，凶手就走出来，杀害了邱婉欣。”

郑刑警点了点头。

我说道：“可是，凶手杀人后，又怎样离开房间？如果他是通过房门离开

房间的，那么在离开以后，不可能在房外把门反锁呀。”

男青年瞟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那可需要你的协助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：“我的协助？什么意思？”

男青年又舔了舔自己左手的大拇指，缓缓地说道：“凶手杀人后，继续躲起来。清晨，当苏翠红醒过来发现邱婉欣被人袭击的时候，凶手还在房间里的某处。”

男青年说到这里望了望我，问道：“你是叫魏少南吧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男青年不再理我，转头向苏翠红问道：“你把门打开，看见魏少南站在门外以后，你们做了些什么？”

苏翠红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叫他待在现场，我则去通知屋主。”

“为什么你不让他去通知屋主呢？”

苏翠红咽了口唾沫：“因为我害怕一个人留下来呀。”

“哦，”男青年冷冷地应答了一句，接着又问，“那你和屋主什么时候回到现场？”

“大概是我离开房间的两分钟后吧。”苏翠红说。

“嗯，”男青年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接着又向我望来，说道，“凶手就是趁那两分钟逃跑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”郑刑警望向我，“这男人是凶手的帮凶？”

我激动地说：“当然不是啊！你们不要冤枉我！”

男青年的语气仍然十分平淡：“我刚才说的只是可能性之一，不一定是事实。要出现我刚才说的情况，必须存在‘苏翠红发现邱婉欣被袭击后，要离开房间一段时间’这一状况，只有这样，凶手才能逃跑。可是当时，让魏少南留在现场，自己则去通知屋主，是苏翠红决定的。如果她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，而是在房间里打电话报警，等待警察到来，那凶手岂非不能逃跑了？凶手事前无法猜测苏翠红会作出怎样的决定，所以我刚才说的可能性是事实的机会不大。”

郑刑警轻轻“哼”了一声，低声道：“说了这么久，原来都是废话。”

而我，则暗自松了口气。

男青年接着说：“还有另一种可能性：根本不存在凶手怎样进入、逃离密

室的问题，因为凶手一直就在房间里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紧紧地盯着苏翠红。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其他所有人都向苏翠红望去。

苏翠红吞了口口水，有点结巴地说：“你……你们望着我干吗？不会是怀疑我是凶手吧？”

我望了望男青年，对苏翠红说：“他说得对，如果凶手是你，那就不存在密室的问题了。你整个晚上都在房间里，想什么时候行凶都行。”

苏翠红红了眼睛叫道：“你们别血口喷人！我和邱婉欣情同姐妹，我怎么会杀她？”

唐雪冷不防说了一句：“情同姐妹？我常常听见你们在吵架呢。”

苏翠红怒极：“你！你别胡说！我和邱婉欣只是偶尔闹点小矛盾，我怎么会因此而杀她呢？”

唐雪冷笑道：“刚才还说是‘情同姐妹’，这么快就换成‘偶尔闹点小矛盾’啦？照我说呀，你因为某种原因对邱婉欣十分怨恨，早就动了杀意，只是不敢下手。昨晚你喝醉了，胆子大起来，看到放在露台上的砖块时，一时冲动，就把砖块拿起来，把邱婉欣给杀掉了……”

苏翠红喝道：“你住嘴！我没有！”

郑刑警大声说：“不要吵！谁有嫌疑，我们警察心里有数，用不着你们在这里争论！”

男青年眉目一蹙，像是在想一些什么。等郑刑警说完，他才慢腾腾地说道：“事实上，苏翠红是凶手的可能性也不大。谁会那么笨，在杀人前，先把自己跟死者锁在一起？这样做可能会成为首要嫌疑犯呀。”

男青年刚说完，在场的一个警察向郑刑警报告：“郑刑警，我们刚检查到凶器——那块砖块上有一组指纹。”

男青年一听，嘴角一扬，走到郑刑警跟前，在他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。

郑刑警认真聆听，神色沉重，等男青年说完，才低声说：“你肯定？”

男青年瞥了郑刑警一眼，却没有回答。

郑刑警想了想，接着向刚才向他报告的那警察低声交代了几句，那警察应答了一声，走出了出租屋。

紧接着，男青年迅速地向在场众人扫了一眼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现在，让

我来揭开这宗谋杀案件的真相。”

众人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面面相觑，谁都不敢说话。出租屋内鸦雀无声，寂静得可怕。

“苏翠红和邱婉欣回来的时候，凶手正在屋里。”

男青年一说话，众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他的身上。

他舔了舔嘴唇，接着说：“凶手由于某种原因，心中萌发了杀害邱婉欣的念头。当时，苏翠红和邱婉欣找不到大门钥匙，坐在屋外。后来门打开了。根据苏翠红的口供，门好像是被邱婉欣打开的。事实上并非这样。开门的是凶手。凶手开门后，把邱婉欣扶进她和苏翠红的房间里，并捡起露台的砖块，重击了她的头部。

“接下来，凶手冒充邱婉欣，走到苏翠红身边，把她扶进房间，并对她说，你去把门锁上。苏翠红锁门前，凶手就蹲下身子，迅速离开了房间。苏翠红把门锁上后，房间里便只剩下刚才被凶手袭击了的邱婉欣和她自己两个。

“当时苏翠红喝醉了，要在她不注意的情况下迅速离开房间，是轻而易举的事。”

男青年说完，眼皮一翻，轻轻打了个哈欠。

他说得很有道理，我听得连连点头。等他说完，我才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：“可是，凶手为什么会在出租屋里？另外，凶手的声音和邱婉欣不同，她冒充邱婉欣，真的能骗过苏翠红？”

男青年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回答第一个问题：因为凶手是这出租屋的租客之一，所以当时在出租屋里；回答第二个问题：凶手用了一种聪明的方法，让当时喝醉了的苏翠红难以识破她的身份。”

我问：“是什么方法？”

男青年嘴角微微一动，吐出了两个字：“香味。”

“香味？”我搔了搔头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当时苏翠红喝醉了，无法通过容貌来辨别身边的人的身份。她所以会误以为凶手是邱婉欣，那是因为凶手在自己身上涂上了邱婉欣平时用的香水。”

“啊，”我恍然大悟，“是这样！”

男青年目光一转，盯着在场的“某个人”，淡淡地说：“虽然，你昨晚已经把残留在身上的香水味都洗干净了，但我的鼻子很灵。刚才你一从房间走出来，我就闻到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，那香水味，跟邱婉欣的尸体上所散发的香水味是一样的。”

“某个人”面容扭曲了一下，但却没有说话。

男青年加快了语速，对“某个人”说道：“你就是杀害邱婉欣的凶手，对吧，唐雪？”

一霎间，所有人都向唐雪望去。

唐雪脸色发青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你……你不要胡说！”

“你身上残留的香水味，是其中一件证据。另一件证据，是你刚才说过的一句话。”

唐雪不安地说：“我……我说过什么？”

“你刚才对苏翠红说：‘昨晚你喝醉了，胆子大起来，看到放在露台上的砖块时，一时冲动，就把砖块拿起来，把邱婉欣给杀掉了。’”

唐雪点了点头：“对呀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。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男青年轻轻一笑：“你承认你说说就好。你从你的房间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在大厅里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从来没有到过凶案现场，从来没有看到过邱婉欣的尸体，对吗？”

“是。那又怎样？”

“那么，”男青年舔了舔上唇，“你怎么知道凶器是砖块？”

“啊？”唐雪意识到自己话中的破绽了，不禁轻呼了一声。

“理由很简单，”男青年接着说，“因为你就是凶手，所以知道凶器是放在露台的砖块。”

正在这时候，刚才郑刑警派出去的警察回来了，并向郑刑警报告说：“我们已经核对过了，砖块上的指纹，的确是属于唐雪的。”

唐雪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绝望的表情。

男青年望了唐雪一眼，有点惋惜地说：“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到这样一个密室诡计，你已经很了不起啦。你会利用香水味来冒充死者，也很聪明。我能闻到你身上残留的香水味，那是我的鼻子太灵，跟你无关。可是为什么你会犯下在凶器上留下指纹这种低级的错误呢？大概是你杀人的时候太紧张、太害

怕了吧？”

唐雪认罪了。杀人动机是邱婉欣几年前曾经抢走过她的男朋友。她和邱婉欣住在同一间出租屋里是巧合。邱婉欣早已不认得唐雪了，但唐雪却一直把这个破坏自己幸福的女人的样子，深深地刻在心里。重遇邱婉欣后，她心中已起杀意，终于在今天凌晨，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，忍不住动手了。

之前曾发生了这样一幕：邱婉欣悄悄地走进房间，苏翠红不用回头，便知道邱婉欣进来了。邱婉欣问其何故。苏翠红说：“我的鼻子很灵，而且你涂的香水的味道很特别，所以你还没进来，我便已经闻到你身上的香水味。”

这一幕，被唐雪无意中看到。

所以今天凌晨，在邱婉欣和苏翠红回来的时候，当唐雪打算要杀掉邱婉欣的时候，灵光一闪，想到当时那一幕，便有了“涂上香水冒充邱婉欣，以此制造密室的念头。

唐雪跟着郑刑警到公安局去了。这宗杀人案件告一段落。

凶手真的被绳之以法了吗？邱婉欣真的是被唐雪杀害的？

一个月前，某一天晚上，邱婉欣走到我的房间跟我说，她的洗衣机坏了，请我帮忙修理。到了她的房间，却发现苏翠红不在。我还没开始修理洗衣机，邱婉欣却说：“待会儿再修吧，要不要喝点酒？”

接下来，她有意无意地诱惑我。终于，我压抑不住冲动，和她发生了关系。

没想到，当时她在房间里安装了DV，把我和她发生关系的过程拍摄下来了。

她以此威胁我。她说如果我不按她的要求去做，就把录影带寄给我的妻子（我妻子在另一座城市工作、居住），让我妻离子散。

其实她的要求很简单：要钱。

可是她贪得无厌，一次又一次的勒索，让我对她起了杀意。

今天早上，当我看到她躺在血泊之中的时候，心里兴奋到了极处。我望着她的身体，想着一个月前跟她发生关系的情形，心里的感觉十分怪异。

色字头上一把刀呀。一失足成千古恨呀。

但不管怎样，现在我总算得到解脱了。

可是，在苏翠红离开后，我竟听见邱婉欣气咽声丝地说：“救……我……”她竟然还没死？

她怎么可以不死？我可不要永远生活在她的威胁之中。

再说，一开始袭击她的人根本不是我，尽管警察要查，也只会把那个人查出来。

想到这里，我走前一步，拿起枕巾，把放在地上的砖块裹起来，狠狠地向邱婉欣的脑袋砸去。

砸了三下，她才断气。

我早就知道她把当时的影像保存在U盘里，而那U盘，则一直放在她的钱包之中。然而我虽然知道，但她格外谨慎，让我一直没有下手盗窃U盘的机会。

现在，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。我用枕巾裹着我的手，把她放在手袋里的钱包拿了出來。

而这时候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。是苏翠红回来了吧？

我马上用枕巾裹住钱包，接着把枕巾扔到窗外。

下面是草丛。短时间内，是不会有发现草丛里的枕巾和钱包的。

到了晚上，我再来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处理掉吧。

我一边回想，一边在草丛之中寻找。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终于把枕巾和钱包找出来了。

U盘果然放在钱包里。可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呀。

我的运气也太好了吧？不仅有人成了我的代罪羔羊（她本来就想杀死邱婉欣，让她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也不算是冤枉了她吧），还让足以毁灭我家庭幸福的证据轻易地回到我的手中。

其实也不一定要把U盘处理掉，好好地保管，偶尔拿出来欣赏一下，也是挺有趣的事儿呀，哈哈。

正当我扬扬得意之时，不远处却传来了冷冷的声音：“你果然到这里来了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喝道：“谁？”

“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邱婉欣的枕头上，有一小半的位置没有染血。我猜测那是枕巾盖在枕头上的缘故。可是枕巾到哪去了呢？被凶手拿走了？凶手为

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我身体发颤，两脚酥软起来。

那声音顿了一下，又响起来：“还有，郑刑警告诉我，邱婉欣的头部有四个伤口，而唐雪却说，她只是砸了邱婉欣的脑袋一下；另外，邱婉欣的钱包不见了，但唐雪却说自己没拿过邱婉欣的钱包。对于一个犯下杀人罪的人来说，她是不会在乎在自己身上多增加一条盗窃罪名的。她不肯承认，说明她真的没拿过那钱包。那么，钱包到底是被谁拿走了？难道唐雪不是真正的凶手？难道才是真正的凶手把枕巾和钱包拿走了？”

那人说到这里，一缕月光直射下来，正好射在他的脸上，让我看清了他的样子。

是那男青年！就是今天早上破解了密室之谜的男青年！

只见他嘴角一动，对我轻轻一笑：“现在，你的出现证明了我的推理是正确的。”

我颤声问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是谁？”

月光之下，男青年一脸正气。他瞥了我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慕容思炫——一个存在于现实之中的侦探。”

“哼，好管闲事的家伙。”我低声骂了一句，两脚一动，拔腿就跑。

可是才跑了几步，却听到一阵刺耳的警笛声传入我的两耳之中。我四处一望，发现自己已经被数辆警车给包围住了。

自从发生了凶杀案，出租屋里的租客死的死，搬的搬，最后留下来的，只有慕容思炫一人。出租屋里发生了凶杀案的消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就传开去了，因此也没有新的租客敢住进来。凶杀案发生后，思炫在冷清的出租屋里又住了一个多月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女孩的出现，打破了他索然无味的生活。

那女孩是新租客。

那一天下午，当屋主把女孩领进来的时候，思炫正在房间里看书。他听到开门声，走出大厅，看到那女孩时，微微地愣了一下。

那是一张苍白的脸，苍白得没有丝毫血色！这是思炫对女孩的第一印象。思炫回过神来，定睛一看，那女孩二十岁左右，五官颇为标致，风致天然，楚楚动人。

女孩背上背着一个背包，手上捧着一个盒子，除此以外，没有别的行李了。

屋主说：“慕容先生，这一位是新的租客，她姓林。林小姐，”又转向女孩说，“他和你一样，是这里的租客，他复姓慕容。”

那女孩低低地“哦”了一声，神情极为冰冷。她似乎走得累了，轻轻地喘着气，小心翼翼地把手上的盒子放到桌子上，接着把背上的背包拿下来，放在地上。

屋主指了指其中一间套房的门，对林小姐说：“林小姐，这个房间就是你的。”那房间在思炫的房间对面，之前住在这里的是一个叫魏少南的男人。

“嗯，”林小姐点了点头，“我知道了，谢谢。”

思炫觉得有点奇怪，心想：“她好像是第一次到这里来。她决定要在这里租房子前，没先上来看一看出租屋的情况吗？难道她急着要找个地方落脚，所以一看到楼下的招租启事，就决定要住下来，马上交了保证金，直接让屋主带她上来？”

“我帮你把行李搬进去吧。”屋主说着，准备把林小姐放在桌子上的盒子拿起来。

林小姐脸色一变，轻呼一声：“啊，别动！”

屋主吓了一跳，整个人怔住了。

思炫则皱了皱眉，认真打量那个盒子。

那是一个用硬纸板制成的盒子，比普通装鞋子的盒子要稍微高一点，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个正方体。整个盒子都是黑色的，看上去十分神秘。

“盒子里装着些什么？”思炫心想，“她为什么会这么紧张？”

这时候，林小姐脸色已稍微缓和下来。她背起背包，轻轻地把盒子捧起来，对屋主说：“我自己拿就可以了。”不等屋主答话，径自走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并关上了房门。

屋主望了望思炫，脸色稍微尴尬。他勉强一笑，说道：“那么，我先走了，你们好好相处吧，再见。”

屋主走后，思炫愣愣出神，一副心思仍然放在林小姐带来的那个黑色的盒子上。“盒子里到底装着什么？”他一边想，一边向桌子望去，忽然发现桌子上刚才放盒子的地方，竟然有一滩水迹。

盒子里有水？为什么会有水？难道盒子里装着一些海洋生物？

“我一定要把盒子的秘密揭开。”思炫心想。他是一个好奇心极强的人，不把谜底揭开，他是不会死心的。

林婧儿

冷冷的月光，冷冷的夜。

在这暗沉的月夜里，我想你了。

深夜两点，电话响起。

“把你一半的难过分给我。”

从前的你，这样说过，

并且许诺，电话不会间断。

然而，你能做到吗？

你说，我们会生活在一起，

你说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，

永远在一起，是我们之间的约定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今夜，电话依旧响起。

只是电话那头，你却不再说话。

是你吗？

我知道，是。

你什么也没说，

可是，我听到了。

“你想我吗？”

从前你常常这样问。

想，真的很想……

我并不寂寞，你一直在我身边。

.....

诗，还没写完，但我觉得有点口渴，于是放下笔，打开冰箱，拿起一瓶红茶，喝了两口。

盒子，我所珍爱的盒子，被我放在冰箱里。

一看到这盒子，我不禁又想起他——那个我对他又爱又恨的人，景皓之。

半年前，有一个晚上，我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深夜两点的时候，我拿起电话，随便拨打了一个号码。没想到，电话竟接通了，几秒后，竟然还有人答话。

“谁？”那是一个男子的声音，低沉，冰冷，还带着一点神秘。

我稍微呆了一下，淡淡地说：“我睡不着。”

几秒后，电话另一头的男子说道：“我也是。”

他没有问我是谁。真是奇怪的人。

奇怪！我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奇怪的人？

我的性格十分内向，甚至可以说是孤僻。我是孤儿，没有亲人，也没有朋友。从小到大，我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总觉得这个世界是灰色的，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元素。

我们沉默了几十秒，才听男子说道：“你为什么睡不着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我冷冷地说。

“你很难过？”男子问。他的声音也异常冰冷。